

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

简·奥斯丁

百家文学之旅 5 Jane Austen

玛甘妮塔·拉斯奇 (Marghanita Laski) 著

黄美智 陈雅婷 译



百家出版社

百家文学之旅 5

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玛甘妮塔·拉斯奇(Marghanita Laski)◎ 著

黄美智 陈雅婷◎ 译

黄 梅◎ 导读

百家文学之旅 5

简·奥斯丁

Jane Austen

作者 玛甘妮塔·拉斯奇(Marghanita Laski)

译者 黄美智 陈雅婷

出品人 顾林凡

责任编辑 姜逸青

特约编辑 徐菊

策划 罗盘工作室

监制 李江南

封面设计 林翠兰

出版发行 百家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天钥桥路180弄2号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60×980 1/16

印张 9.75

版次 2004年8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703-137-9/K·9

定价 28.00元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 09-2002-065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ames and Hudson Ltd,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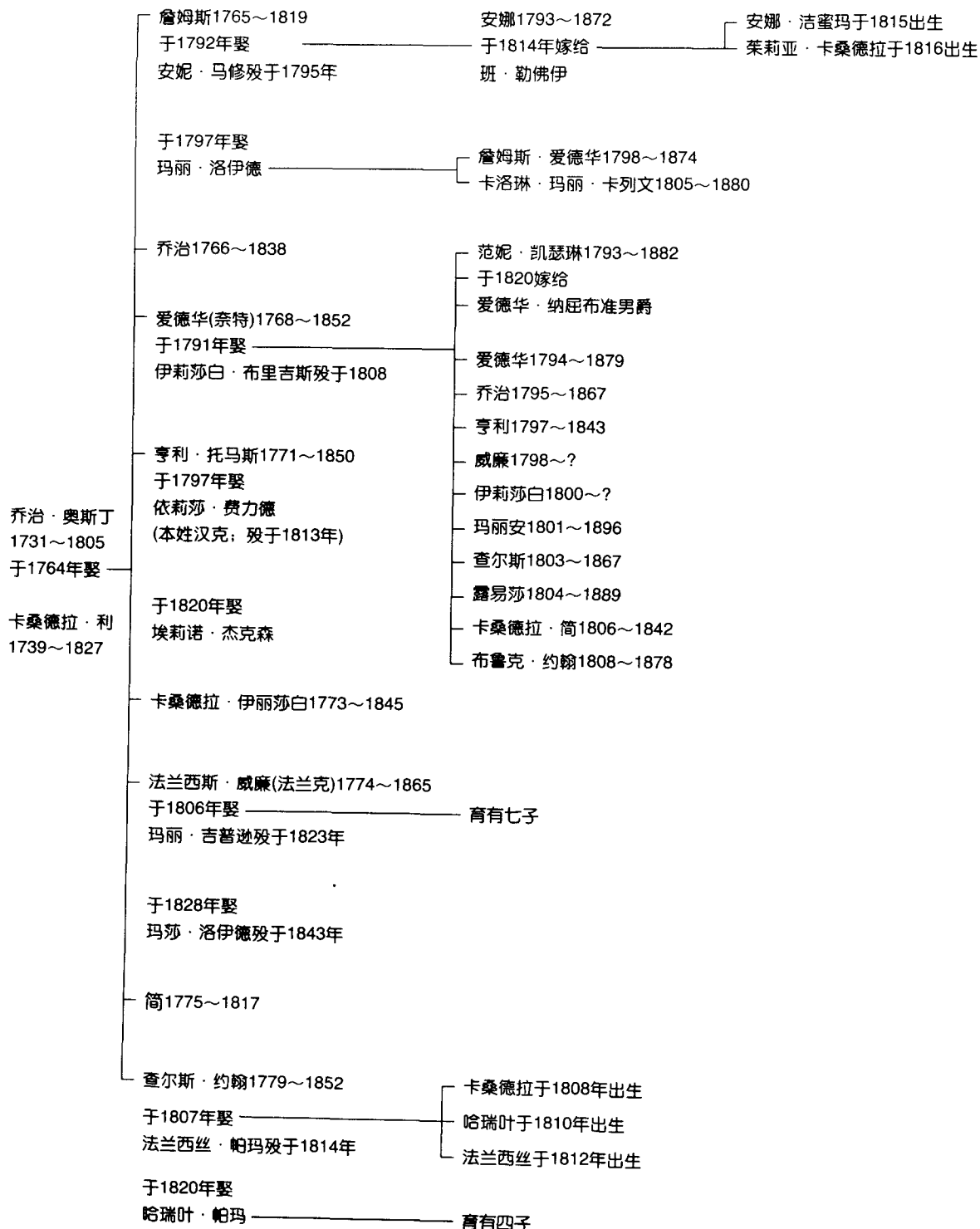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0 by ECUS Publishing House

本书中文译文由木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独家授权

Chinese Copyright © 2004 by Bai Ji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简·奥斯丁家谱



推荐导读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当简·奥斯丁（Jane Austen，一七七五——一八一七）避开家人耳目在起居室一角偷偷地在碎纸头上写小说时，大概万万想不到自己两百多年以后会名满天下。

奥斯丁的小说问世之初，她不过是一位在家里操持柴米油盐的中年未婚女子。她的小说也只写村镇里三五户人家几名女子的居家度日、恋爱结婚。用奥斯丁自己的话说，是在一块小小的象牙上作微型画。虽有不少读者一见钟情地爱上了那些轻灵而诙谐的故事，尖刻的非议者也大有人在。鄙薄她的人说她的作品题材“狭隘”，主题“琐屑”，而赞美者则多夸她细致敏锐的观察，机智幽默的文笔，鲜活生动的对话，等等。后来，在漫长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里，奥斯丁的作品赢得了不少著名文人的衷心称许，还被移译成多种外国语言，但却仍算不上畅销。

十九世纪末，不知是否是出版商刻意运作，奥斯丁的“行情”看涨。她的侄子奥斯丁-利撰写的传记一八七〇年推出后，不同价位的奥斯丁作品集纷纷面市，诸多奥斯丁爱好者（Janeites）也活跃一时。进入二十世纪，著名学者弗·雷·利维森在四十年代著书论述他心目中支撑了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四位大家，奥斯丁首当其冲。这标志着在批评界里奥斯丁“经典作家”的地位业已确立。大约也是从这个时期起，汉译奥斯丁小说陆续和中国读者见面了。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奥斯丁同时“走红”于英美图书市场和影视屏幕。《爱玛》被改编成青少年时尚电影《全无线索》。《劝导》、《理智与感情》和《曼斯菲尔德庄园》等被先后搬上银幕，或原汁原味，或更改出新。早在三十年代就由名家拍了电影的《傲慢与偏见》，也不甘落后地出了第二种BBC版本的电视连续剧。这些精心炮制的影视作品得到了观众的欢迎和评论界的好评。与此同时，奥斯丁品牌还在刚刚兴起的电脑互联网上大规模“跑马圈地”。铁杆奥斯丁迷们不仅把她的全部小说都搬到网上，而且建立了庞大而纷繁的超文本链接系统，俨然成为同好者的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

此外，二十世纪末叶还见证了“奥斯丁衍生文学”的兴盛。一位隐居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小城镇里的妇女仿奥斯丁笔法，以书信日记体形式开写“奥斯丁探案系列”，自一九九二年以来已经有五六部付梓，虽然算

不上是大红大紫，却也销路可观。那位默默无闻的女作者如今成了别开蹊径的知名作家。如果说福尔摩斯或阿加莎·克里斯蒂的马普尔小姐是借助脍炙人口的侦探故事而成了千千万万英语读者的亲切朋友；那么，这一系列中虚构的女主人公“奥斯丁”则多少是因为有小说家奥斯丁培育出的那群忠诚不渝的爱好者，才得以跻身于英式业余侦探的行列。另有一位同样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女子戏拟《傲慢与偏见》，出版了一本《单身女人日记》（一九九六年）。结果不但小说大出风头，被拍成电影后更是满城争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电影票脱销的情况。那部作品本身的优劣长短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单身女人》的意义在于它又一次验证了奥斯丁小说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对奥斯丁的热衷固然是很多复杂因素共同促成的，然而这“热”至少也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在当今这个行色匆匆的汽车和电脑的时代里，奥斯丁与读者或观众仍然息息相通。

最近这一轮温度空前的“奥斯丁热”，正赶上西方各种新批评理念的影响在学术界和各个文化领域中迅速扩展并日渐深入。或多或少由于女性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等理论思潮极大地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奥斯丁的理解，近年里奥斯丁研究中的“琐屑”论已几乎销声匿迹，肯定或赞扬的观点也跳出了原来的巢臼。早在七十年代中期就有位女学者（玛丽莲·巴特勒）写了一部很有说服力的专著，名为《奥斯丁与思想之战》（一九七五年），把奥斯丁的作品放到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来理解，聚集于人物刻画（特别是通过人物塑造传达的对个人主义的臧否）与政治态度的关系。尽管我们未必赞成巴特勒把奥斯丁归入“保守派”的结论，也无意对所谓“保守”思想采取简单化的批判态度，但是却不能不欣赏巴特勒以社会历史为背景、探幽烛微地阐发作品思想内涵的努力。八十年代以来这一类新的批评尝试层出不穷，人们开始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奥斯丁的“小”题材涉及到女性处境、婚姻和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同人群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分配和运行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也直接参与了许多有关道德哲学和认识论的文化讨论。若不是独到地探讨了现代商业化社会的某些根本问题，若没有比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奥斯丁的作品也不会有今天雅俗共赏的“火爆”景况。

女作家玛·拉斯奇（Marghanita Laski，一九一五～一九八八）撰写的奥斯丁传记成书于一九六九年。拉斯奇出版过一些虚构作品，还写过

好几部文学家的传记，奥斯丁传是其中之一。七十年代末各种批评理论开始行时之际她已经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更没能看到世纪末颇有声势的“奥斯丁热”。她的这部传记循传统写法，注重史料，着意以明晰的笔调介绍奥斯丁的家世，当时英国的风土人情、生活状况、奥斯丁本人的经历以及人们对她的评议，等等。奥斯丁不像在她之前成名并对她深有影响的另一位女作家弗兰西斯·勃尼（Fances Burney, 一七五二～一八四〇）那样自幼有写日记的习惯。她写给亲友的书信由于家人销毁或遗失所存不多，留下的也大多不涉思想，专说家长里短。现代传记家所能依据的资料大抵是后人的回忆或是学者们对奥斯丁家族的索隐考察。也许这一点决定了拉斯奇只能采用外在视角。她穷搜细选，精心组织材料，不求达至传主内心深处的感受，只把她一生的历史尽可能原原本本地道出。简洁而从容的讲述，再配上丰富的插图，令我们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宛如乘上马车到奥斯丁曾经生活的那个世界缓缓巡游，诸种风光尽收眼底。中国的奥斯丁爱好者也一定会感到其中有不少景象似曾相识，亲切而迷人。

当然，缺少对奥斯丁作品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剖析和议论毕竟是个缺憾。书中有不少内容是值得深思的。比如，其中有一节记述了简童年时代奥斯丁家的孩子们兴趣盎然地组织私人戏剧演出。读者不免会有些疑惑地回想起她在小说里对这类活动的不无贬斥的描述和议论。是小简和家人的趣味不同还是她成年后观点发生了重大改变？又如，有关“奥斯丁的书信”的章节提到她写给姐姐的信里有些刻薄的令人不快的内容。这类文字曾招致一些著名的男性学者文人的批评，认为写信的那位“简·奥斯丁小姐”与小说所映现出的作者形象有所抵牾。这是个很值得推敲的细节。因为它说明了奥斯丁的私人写作和公众写作之间存在某种断裂或冲突。为什么奥斯丁的私信会体现出某些她在小说里批评否定的特征？这个问题把我们引向掩藏在奥斯丁作品清浅明澈的表面之下的那些复杂的层次。对比《曼斯菲尔德庄园》的主人公范妮·普莱斯的所言和所思，两者间也有明显的反差。还有嗅觉敏锐的学者在她的小说里读出了“经过调节的仇恨”。如果传记作者能在这类关节之处点睛几笔，稍加提示，或许可以给读者不小的启发。

不过，话说回来，一弊即是一利。拉斯奇其实是有意只陈述事实，而把自己的分析和看法留在言外。这种不强加于人的处理方式比当今许

多弄理论的专家更有绅士淑女的雍容风度，大约也更符合参与“百家文学之旅”的奥斯丁爱好者们轻松“观光”的愿望。同时，拉斯奇把思考和判断的责任或乐趣留给了读者。传记以奥斯丁最喜爱并最寄厚望的侄女对她的一番浅薄而势利的议论收尾，包含相当浓重的反讽并留下略带苦涩的余味。显然，通过这个结尾，也通过其他许多言犹未尽的讲述，拉斯奇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甚至许多个问题。

黄 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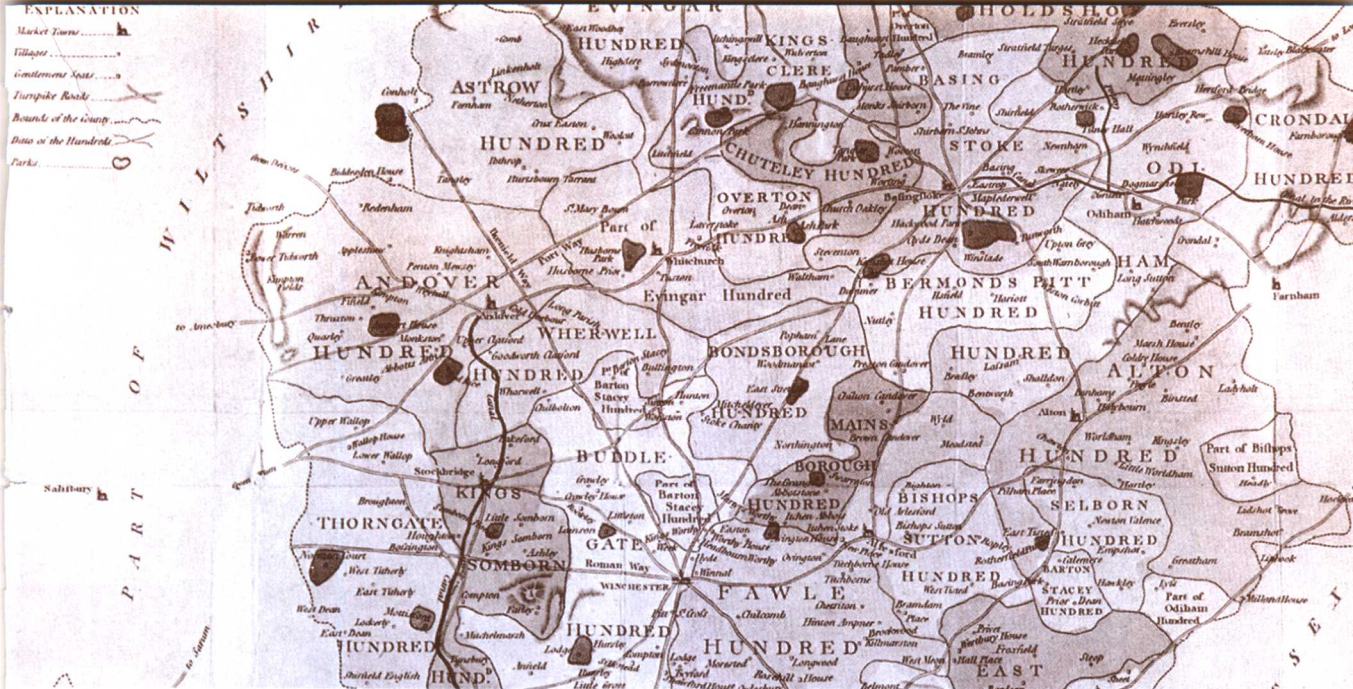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目 录

推荐导读·····	I
简·奥斯丁的父亲·····	2
她的母亲·····	5
兄弟姊妹及简的诞生·····	10
斯蒂文顿牧师公馆·····	11
奥斯丁先生的学生·····	13
奈特家·····	18
求学期·····	19
简·奥斯丁的阅读经验·····	21
伊丽莎表姐与家庭戏剧表演·····	25
早期的创作·····	26
社交生活及友人·····	27
兄长的婚姻·····	33
侄女安娜·····	35
加入海军的亨利与法兰西斯·····	36
简·奥斯丁的书信·····	36
初恋·····	41
遭拒的追求者·····	42
卡桑德拉的悲剧·····	42
亨利的婚姻·····	44
《埃莉诺与玛丽安》及《第一印象》·····	46
《苏珊》·····	47
《苏珊小姐》·····	48
从斯蒂文顿搬到巴思·····	49
求婚·····	52
《沃森一家》的动笔与停笔·····	53
第一份手稿的卖出·····	57
父亲辞世·····	58

南安普敦·····	60
乔迁至桥顿·····	67
桥顿别墅·····	71
《我的姑妈——简·奥斯丁》·····	73
《理智与情感》的出版·····	78
《傲慢与偏见》·····	81
家庭拜访·····	86
写作《曼斯菲尔德庄园》·····	87
《曼斯菲尔德庄园》的出版·····	90
《爱玛》·····	92
侄女范妮·····	95
更换出版商·····	95
皇室的欣赏·····	96
《爱玛》的出版·····	101
最初的外语译本·····	103
《劝导》·····	104
修订《劝导》·····	105
重写《苏珊》以及健康恶化·····	108
温彻斯特·····	110
《诺桑觉修道院》·····	115
最后一本小说·····	115
死亡·····	115
《诺桑觉修道院》及《劝导》的出版·····	117
对简的回忆·····	119
简·奥斯丁年表·····	125
图片说明·····	127
索引·····	136
参考书目·····	143



一七九一年的汉普郡；斯蒂文顿位于贝辛史托克百户邑西南方。

布累教区的牧师爱德华·奥斯丁-利(Edward Austen-Leigh)，在一八七〇年出版了一本他姑妈简·奥斯丁的传记。自一八一七年简·奥斯丁身故至这本书出版前的这段期间，大众对于她的生活完全不感兴趣，她的作品也鲜有人研究。惟有一八三三年，有人为她出版了一本小说选集。然而这本选集属于某通俗文学系列作品之一，该系列收录了现今早已遭人遗忘的三流作家之著作。当然，这时期只有少数人赞赏奥斯丁的作品，当这些人试图与他人分享阅读她作品的喜悦时，往往得不到共鸣。一八三七年，基督教教士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曾写过以下这些话：“奥斯丁小姐从未谈过恋爱，一次也没有。她的牧师们真是可恶。”(纽曼后来改信了天主教)。牙尖舌利的女作家卡莱尔夫人(Mrs. Carlyle)，在一八四三年也写下对奥斯丁的评语：“奥斯丁小姐的生活实在太乏味了！她的身心都如此平淡若水，真是糟糕。”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无法体会，为何小说家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会那么热爱简·奥斯丁；勃朗特于一八五〇年写了一封信，给和盖斯凯尔夫人有着同样狂热的朋友：

她看事情，总是着重于人的眼睛所能见到的，而非人的心。举凡能敏锐看东西的，能巧妙说话的，能灵巧走动的，皆适合她来研究观察；但在隐匿处急速地跳动着的血液流经之处的心，这看不见的生命之在，死亡欲消灭的目标，这位奥斯丁小姐却都一一忽略……简·奥斯丁是个完整而通情达理的淑女，却是个不完整、感受力薄弱(非失去感受力)的

女人。我这样的论点纵令属于异论，亦是无可奈何之事。

但那些喜爱奥斯丁的人，却极度推崇她。一八二一年，华特里大主教(Archbishop Whately)首先将她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于一八四三年也对她有相同的赞誉，因为他十分欣赏她极尽讽刺之能的笔锋。刘易斯(G. H. Lewes)指出，奥斯丁的文字间流露着“扣人心弦的戏剧张力”，因而于一八四七年，对她作出相同的评价。丁尼生(Alfred Lord Tennyson)则认为奥斯丁是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作家，一八六〇年左右，他表示“由衷地感谢万能的上帝，让他与这个世界都对简·奥斯丁一无所知；让莎士比亚和奥斯丁的信件，逃过遭人公开的下场；让这两位作家的生活，躲过在世人面前开膛剖腹的浩劫”。

爱德华·奥斯丁-利的简·奥斯丁传记问世十年后，丁尼生对上苍的感激就付诸东流了。简·奥斯丁生前经常写信，尤其是写给她姐姐卡桑德拉。除了经卡桑德拉审慎挑选出的一些信件外，简大部分的信都未曾被公开。然而，自一八七〇年起，这些信却陆续付梓(《书信集》[*Letters*])。感谢这些信件、那本传记以及后来奥斯丁家族撰写的回忆录；感谢一些专业学者与业余文学爱好者的研究，我们才得以一窥简·奥斯丁的社交生活和家居生活，还有她的交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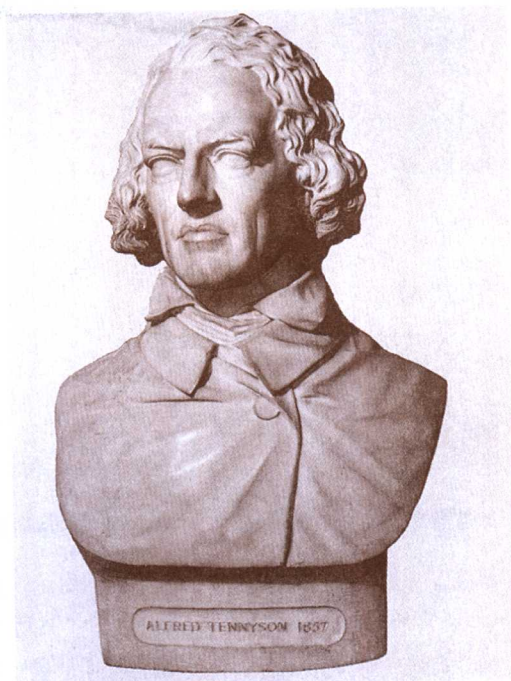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来，丁尼生的魂魄仍须感谢上苍。因为我们对奥斯丁的创作和感情生活，仍旧一无所知。与她同期的一些作家，多少会在作品里头透露一些自己的事情。像华兹华斯(Wordsworth)在他的《序曲》(*The Prelude*)中，就流露出不少他内心的思绪与情感；我们也能将济慈(Keats)的诗与他在奥斯丁辞世时所写的自我揭示之书信，作一个比较。但奥斯丁的作品中却找不到这种特质。她的侄女卡洛琳·奥斯丁在一八六七年曾写道：“陌生人是无法透过她的信件来了解她的内心世界的。即使看过这些信，这些人也不会觉得自己比较了解她。”就我们对简·奥斯丁感情与创作方面生活的了解，她侄女以上那番话，是全然无误的。她的信件与一些其他证据，等于是一份上个世纪末一个小乡绅家庭的完整生活记录。然而，从这份记录上，我们却看不出这家庭有个成员后来成了有名的作家。

简·奥斯丁的父亲

以十九世纪的社会标准来看，简·奥斯丁的父亲乔治·奥斯丁，身份地位比他妻子低。他出身于肯特一个古老的家族。在中古世纪，他的先祖是人称“肯特灰衣人”的那群布商之一。到了十六世纪左右，这家族取得了两幢小庄园，葛罗赫斯园(Grovehurst)与广津园(Broadford)。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这家族有些成员成了富裕的地主，但乔治·奥斯丁那一脉的祖先却生活贫苦。他祖母年纪轻轻就成了寡妇，独自扶养五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她带着孩子迁居至塞文诺克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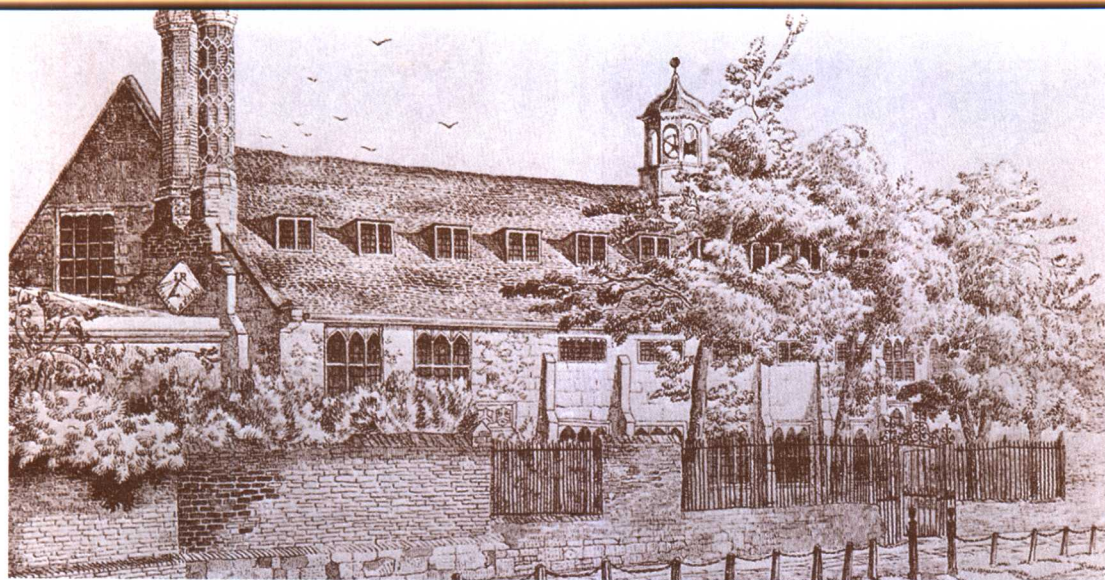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



人称“英俊的英国国教议会代表”乔治·奥斯丁牧师（一七三一～一八〇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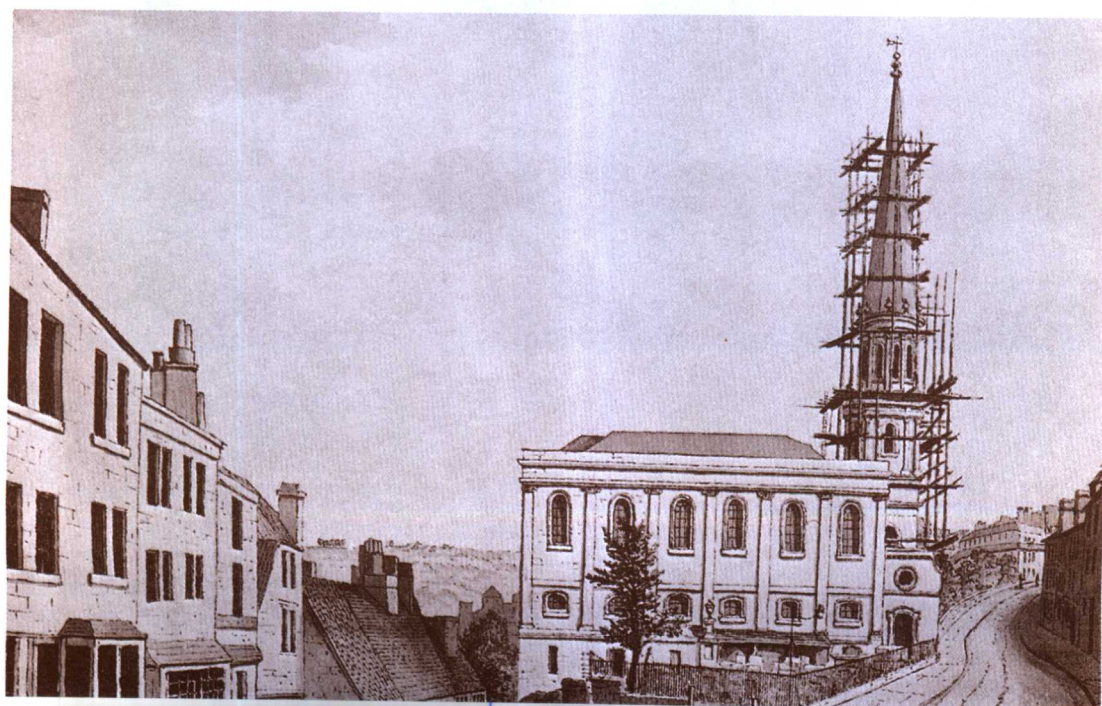
塞文诺克的法兰西斯·奥斯丁，他是乔治·奥斯丁的叔父暨资助人。



(Sevenoaks), 目的是为了让孩子上那里的文法学校, 接受优良的正统教育。她的第四个儿子威廉, 就是乔治·奥斯丁的父亲。

威廉·奥斯丁后来到通布里治(Tonbridge)开业当外科医生。在那个年代, 医生在中产阶级人士的眼中, 社会地位并不高。他娶了寡妇蕾贝佳·华特为妻。对方还有个儿子, 名叫威廉·汉普森·华特。他与妻子虽生了许多孩子, 但只有菲蕾德菲雅及出生于一七三一年的乔治存活下来。

乔治·奥斯丁的父母在他年幼时, 就双双过世了。一位富裕的叔父法兰西斯·奥斯丁, 便主动来帮忙照顾他和他姐姐。菲蕾德菲雅在一七五二年被送到马德拉斯(Madras)。第二年, 她就在那里嫁给了于圣大卫堡(Ford St. David)执业的外



(左页上) 通布里治学校，乔治·奥斯丁曾在这里念书。

(左页下) 巴思的华寇教堂。一七〇四年，乔治·奥斯丁与卡桑德拉·利就是在这座教堂里结婚。一八〇八年，他也是葬于此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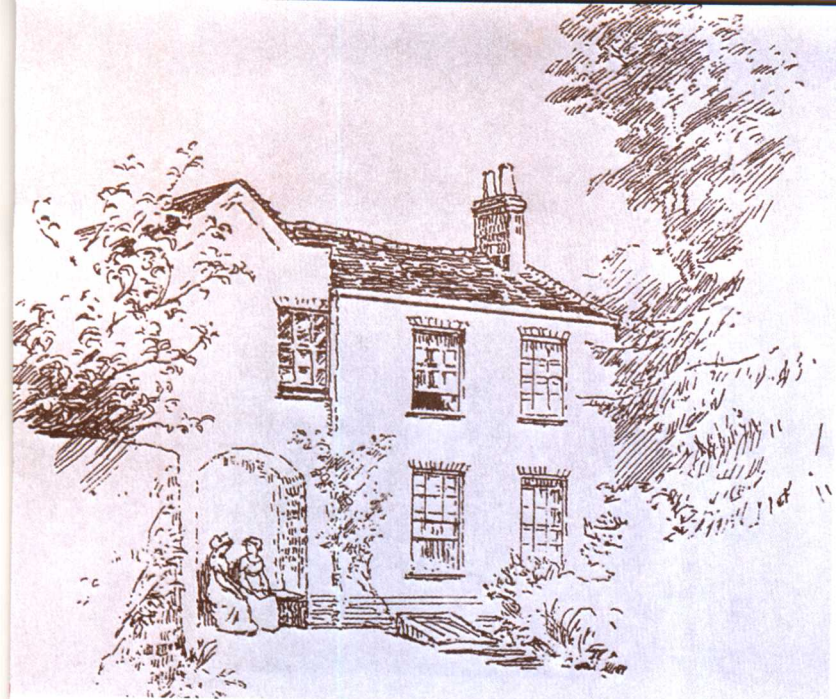


这是贺加斯(Hogarth)的画作，旨在讽刺蒲柏的《品味之诗》。A是蒲柏；B是钱多斯公爵，简·奥斯丁的姑爷爷。

科医生提梭·索罗·汉克。乔治则被送入通布里治学校(Tonbridge School)就读。毕业后，他到牛津的圣约翰学院(St. John's College)去念大学，取得了开放奖学金(Open Scholarship)。离开牛津后，乔治回到母校教书。一七五八年，他当上了通布里治学校的第二校长。但次年他又返回牛津，出任圣约翰学院的研究员。在那时候，大家都称他为“英俊的英国国教议会代表”。所有记载都指出，他外貌俊俏，有着一头鬃曲的少年白发，还有双明亮的淡褐色眼睛。一七六〇年，他成为神职人员。一七六四年，他于巴思(Bath)的华寇教堂(Walcot Church)，娶了卡桑德拉·利(Cassandra Leigh)。

她的母亲

利家的历史跟奥斯特丁家一样古老，但他们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个家族的托马斯·利爵士(Sir Thomas Leigh)，曾于伊丽莎白女王执政时期出任伦敦市长。一六四二年，爵士的儿子曾庇护过查理一世；他将英王藏在家族主要产业的所在地——瓦立克郡的史东利修道院(Stoneleigh Abbey)。卡桑德拉是属于领有贵族头衔、住在格洛斯特郡的艾德勒司托普这一脉的子孙。她祖父是布莱吉斯家族(Brydges)的一员，钱多斯(Chandos)公爵的妹夫〔译注：钱多斯为布莱吉斯家族的贵族头衔〕。钱多斯公爵总爱夸耀自己的财富，因而遭到名作家蒲柏(Pope)的讽刺抨击。卡桑德拉的父亲在年纪很轻时，就当选牛津万灵学院(College of All Souls)的研究员，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鸡利”(‘Chick Leigh’)。他后来出任哈普司登(Harpsden)的牧师。哈



(左) 阿士牧师公馆，伊萨·乔治·勒佛伊牧师(一七四五~一八〇六)的住所，大家都叫他乔治，称他太太为“勒佛伊夫人”(一七四九~一八〇四)。



(下) 位于斯蒂文顿附近的迪恩居。奥斯丁家的友人哈伍德一家就住在这里。

普司登邻近泰晤士河畔的亨利(Henley-on-Thames)，卡桑德拉就是在这儿长大的。

卡桑德拉跟她丈夫一样，拥有姣好的容貌。她十分以自己的鼻子为傲，认为它充满贵族气息。据说她的外号叫作“漂亮的利小姐”[若这称号不属于她姐姐简；简嫁给了在巴思附近的瓦顿(Whaddon)当牧师的爱德华·库柏医生(Dr. Edward Cooper)]。

乔治·奥斯丁在迎娶卡桑德拉·利时，因有多位宗亲的帮忙，才能在婚后与妻子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除了他的法兰西斯叔叔，他还有个善心又有权势的亲戚，名叫托马斯·奈特(Thomas Knight)。奈特是个富有的地主，在肯特拥有一座宅邸，叫哥德玛夏姆庄园(Godmersham House)，在汉普郡也有一幢名为桥顿园(Chawton Manor)的别墅，地点就在奥顿(Alton)附近。此外，他名下还有一些其他产业，而且握有斯蒂文顿(Steventon)的教区牧师任命权。这村庄位于贝辛史托克(Basingstoke)与安多佛(Andover)之间。一七六一年，他将此职指派给他的远房表弟

斯蒂文顿牧师公馆的正面。简·奥斯丁的侄女安娜·勒佛伊所绘。

